

魚汛

黃花魚上市了。

蘊藻浜中一排排泊着幾十條大沙船。叢林般的檣桅密密地聳立着，桅頂上飄着一面面深紅或淡紅的蚯蚓式小旗，在溫暖的微風中顯着整齊而美麗。金黃色陽光輝映在山一般的網上，閃爍着數不清的銀星；水點從網上墜下，一滴滴，一滴滴，像下着濃濃細雨，雞兒們站在船梢上的籠子裏，比賽似的引頸長啼，震盪着靜穆的空氣。船上健壯的漢子們，穿着黃色油衣褲，黃色油靴，或者赤着腳，忙碌地在洗刷艙板；有的一對對坐在船的舢舨上，一起一落地洗濯着繩子；黝黑而帶着油光的臉，全是那樣呆木地一點表情也沒有，也許他們的腦海裏正在映現着一幕幕大海中狂暴驚心的風浪，同伴們勇敢艱苦的工作姿態，以及風平浪靜時，飄渺清逸的景色；而慶

慰自己現在是確實地站在一個舒適而幸福的境地上。艙裏一條條金一般黃的魚兒，不都是一塊塊白亮的銀洋嗎！

『老鄉，你們今年財氣好？』自然地笑着招呼別一個。

『哦！你們好？俺們還不錯，打了四艙。』那個也笑了。

『俺們有五艙呢。』臉上皺紋更深了些。

『呵！大家好。』

『呵呵呵！』

兩個不同的笑聲混合着。

後一排船上也開始談話了。

『王哥，你們老大上岸做什麼？』

『哦！是李哥嗎？老大上廟燒香去了。今年俺們得唱四台戲，你們怎樣？』

『俺們嗎？唱兩台，明天上廟。唉！娘娘菩薩是有靈有神的，可就是年成不好，兵荒

馬亂的，聽俺們班主說：今年的魚賣不出什麼錢，鄉下人窮，該買二塊的買一塊了。該買一塊的就不買了。」

『是啊，俺們班主說：今年一根籌子得一百三十斤。咱們還算到得早，後來的怕要到二百斤啦，那就更沒什麼利了。這年頭兒，真不能揣摩。祇好過一天是一天，李哥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『可不是，取財，取財，財取到了，攤到咱們還有什麼財。』

『別談這了，李哥，你們什麼時候開槍？』

『馬上要開了。你們呢？』

『哦！俺們的還得待回兒。』

『真討厭，行裏不曉得跟局裏打過招呼沒有？那些臭叫化臭娘兒們又結着夥兒來啦！你看：王哥，那不是他們住的那些狗窩兒！』手指了指浜南灘上許多臨時搭蓋起來的蘆棚搖搖頭。

『咳！年年如此沒辦法。』

浜南，狗窩般的蘆棚裏，果然有不少襁褓的男女和孩子像蛆蟲般攢進攢出。他們都是些流氓，乞丐，和苦力們的家眷；有的是本地的，有的是由各處特地來的。每年到了這時候，像赴約會似的都不請自來，唯一的目的是想得些不化錢的魚自己吃，或者賣給人。他們仗着人多，仗着和船夫們有些鄉土關係，軟討不行便強索，強索不行再亂搶，不達到目的決不肯罷休的；但他們有個共同規律，就是他們要向這條船要魚時，須在這船開過艙之後。

開艙了。

好幾個魚行當稱先生從兩只本地舢舨上跨上大船。船夫們顯得分外忙碌，但很熟練的做着各人應做的事：他們打着粗壯而抑揚的號音，有的提水，有的扒魚，有的拉繩，有的推筐，一堆堆黃色的魚從艙裏到筐裏，稱過了，再由筐裏到靠在船旁的駁船上；一根根紅色的籌子，由管賬的交給推筐的，再由推筐的交給魚販；魚販們無

秩序地談論着去年的市價怎樣好，今年的銷路怎樣壞，空氣是混亂而緊張。

六七只蕩槳划子送來一羣破破爛爛的人們。滿臉晦氣色的烟鬼，頭上包着布的小腳婦人，鼻子下掛着鼻涕的骯髒孩子，一個個挽着籃子，挾着蒲包，紛紛擾擾爭先恐後地往大船上爬。

船夫們大聲吆喝着：

『幹麼！來搶麼！下去！』

『下去！下去！』

雷一般的吆喝依然阻止不住潮一般的前進。他們終於都爬上了。

一個烟鬼含着猶笑，露出一口黃牙，整了整身上的破大衣，走上前，兩手一拱說：

『老鄉，恭喜你們發財。一年一趟，小意思，佈施佈施吧。』

『誰是你們老鄉？下去！』強烈的反應。

『阿唷喂，多兇啊。我們不過要幾條魚吃吃啊！』怪聲怪氣的是一個三十來歲

婦人的江北口音；還飄過一個沒有人注意的媚眼。

『我們大遠的跑了來，爲的是幾條魚。你們一點不給，總不好意思吧。』累的喘不過氣來的那個老婆子氣吁吁地在咕嚕。

『那能什麼討厭，叫水巡隊來捉幾個去！』當稱先生眼瞪了瞪他們。

『你們等一等要，好不好？讓我們稱完，』魚販們呼喊著。

『不關你們事。這是我們家鄉船，我們問我們鄉親要。』那個癩痢頭也開口了。
『娘個操屍，狄排孺三非叫水巡隊捉幾個去，撥點苦頭伊吃吃不可。』一個魚販在咒罵。

『你罵人我們惹了你嗎！你媽的個屍！』有紅鼻子的傢伙不服氣。

『儂那能……』

別一個聲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
『王先生，儂忒勿客氣哉。儂看我狄籌魚比人家少幾化？』